

## 《金锁记》中的意象叙事

赵佳悦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张爱玲的《金锁记》通过月亮、帘幕、酸梅汤、蝴蝶标本与金锁五大意象叙事，构建出一个以人物心理变化与精神异化为内核的象征系统。月亮通过首尾呼应的闭环叙事，呈现出封闭时空中的悲剧宿命；帘幕作为家庭关系中的视觉隔离装置，切割了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象征着个体情感的压抑与自我隔绝；酸梅汤的液态流动与蝴蝶标本的静止固态形成对比，体现出欲望的奔涌与生命力的凝结；金锁则从原初的荣耀象征异化为人性扭曲与情感崩塌的隐喻。在这些意象的相互编织中，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家庭内部结构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赋予作品以超越个体悲剧的文化反思深度。

**关键词：**《金锁记》；意象；叙事

### 引言

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一部以女性悲剧为核心、融合心理描写与社会观察的现代小说。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曹七巧的婚姻遭遇与心理异化，展现家庭结构与社会期望对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不同，《金锁记》大量运用了意象叠加、象征暗示等表现手法，建构出一个多层次的精神隐喻空间，使小说在叙事之外具备了复杂的心理与象征维度。张爱玲通过五个高度凝练的意象——月亮、帘幕、酸梅汤、蝴蝶标本与金锁，串联起曹七巧从青春活泼到内心崩坏的命运轨迹。这些意象不仅服务于情节表达，更构成了一个贯穿全篇的象征系统，丰富了小说的主题层次与人物心理描写。

### 一、月亮：闭环时空中的悲剧宿命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反复提及“月亮”，“月亮”在故事不同时空重复出现，暗示人物不同情思，并结合多个人物的境遇进行延展、转换，营造特定氛围，从多个方向暗示、烘托人物的多样心境，月亮象征由此变得多态且各具内涵。《金锁记》开篇就写了月亮：“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三十年后则是凄凉的，便将读者带入一种带有时间厚度的回望视角。这个月亮并不如古典诗词中“皎洁明净”，而是带着“凄凉”，是一种经过岁月折磨后的灰色滤镜。这里的月亮不仅是时间的象征，更是命运的见证。其“凄凉”并非单纯的情绪渲染，而是人物命运的底色——三十年前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但三十年前

的故事却仍未结束。曹七巧的生命轨迹也因此被镶嵌进一种无法跳出的循环之中，仿佛一切早已设定好，她不过是这个封建叙事钟摆上无法逃脱的齿轮。

随着情节推进，月亮的相貌逐渐变形，映射着曹七巧精神世界的异化与荒诞。从初见“扁扁的下弦月”，到后来的“模糊缺月”、“白太阳般的满月”、“面具下的眼睛”，月亮不再是自然意象，而成了情感的投影与精神的暗影。那一轮“赤金的脸盆”形状的下弦月，在姜公馆沉陷的夜晚出现，如同曹七巧手中象征财富与牢笼的“金锁”，一并沉落。这种月亮不再轻盈而高悬，而是沉重、扭曲且下坠的，它与“黄金的枷锁”相互照应，强化了曹七巧从被命运捕获到主动成为捕猎者的异化过程。再往后，“模糊的缺月”像“石印图画”一样静止、冷漠，它没有温度，像印刷在纸上的风景，似真非真，透露出曹七巧、长安所面对的生活的虚假与无望。最具颠覆性的，是那轮“白太阳”般的满月——它耀眼、刺目，却冷酷得如同审判的探照灯，不再具有任何抚慰作用。月亮至此已脱离传统柔和的“相思”意象，变成了曹七巧疯癫心理的外化，是疯狂世界的天象，是情绪崩溃的可见信号。而当张爱玲写到“乌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像面具底下的眼睛”时，月亮已不再只是背景，而具有了“他者”般的意志，仿佛窥伺曹七巧生命的一切动荡，将人的挣扎与羞耻裸露无遗。

最终，小说结尾再次回到三十年前的月亮，但这一次，“人死了”，而“故事完不了”，这一转折将整部小说封闭在“时间—命运—压抑”构成的循环体内。长安的

言谈举止越来越像七巧，最终也活成了自己母亲的模样，如那天上月一般，凄惨孤单却又循环不止，就像小说结尾所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月亮成为这一悲剧永恒性的标志，它见证的不只是曹七巧的枯萎，也是一代代女性在封建伦理与金钱制度下被锁死的命运。张爱玲以月亮为线，穿引人物的生命经验与时代的精神景观，使《金锁记》的悲剧不止于个体，也不止于时代，而是成为一种无法终结的文化深层哀歌。

## 二、帘幕——压抑与窥视的空间屏障

“帘幕”，张爱玲通过帘幕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营造出一种视线被遮蔽、情感被压抑的空间环境，使家庭内部的等级分化与关系疏离得以具体呈现。在姜家生活中，帘幕不仅作为装饰性物件存在，更作为一种仪式化权力的象征。如老太太房中的帘幕，是所有人“打帘子进屋请安”的场所，在这一仪式背后，家庭中的尊卑秩序被不动声色地维持着。空间被帘幕切分，话语与情感被隔绝，人们在帘幕的两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角色。曹七巧起初是帘外受控的一方，后来逐步掌握权力，也成为帘幕之后的主导者。这种变化固然带来了某种“掌控”的满足，却并未解除她内心的孤独与防御，帘幕不过从外部规训变为她主动设置的屏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七巧卧室中“墨绿洋式窗帘”的描写。它“不透风又不透光”，构建出一个完全封闭的个人世界。她坐在帘幕后，观察、命令、推敲，控制着整个家庭的运转，却始终不愿真正走出去。帘幕在此已不仅是空间装置，更成为其心理防御结构的具象投射。当她拉开帘子看着季泽离去的背影时，那种短暂的情感流动也仅止于帘缝之中。风吹动帘角的绒球，轻微的晃动带来了瞬间的动感，却无法真正掀开沉重的帘布。帘幕既是边界也是牢笼，它既保护了她的心理安全区，也固化了她内心的怨恨与孤立。

在长安、兰仙等其他女性角色身上，帘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兰仙在帘幕后冷笑、暗讽，显示出她对局势的洞察与压抑中的自持；而长安成年后也模仿母亲的行为，用帘幕来封锁自我，与外界划清界限。这种代际重复，显示了帘幕不仅是曹七巧个人经验的体现，也是家庭关系结构影响下逐步内化的生活方式。帘幕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始终无法真正对视与理解，它塑造了一个封闭的家庭情感系统，也强化了人物命运中无解的疏离与重复。

## 三、酸梅汤与蝴蝶标本——欲望的液态与生命的固态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通过酸梅汤与蝴蝶标本两个看似静谧却极具张力的意象，进一步揭示了人物精神的困境与时间、欲望之间的矛盾关系。酸梅汤的滴落不仅具有动态的节奏，更是一种心理与情境的象征。当张爱玲写下“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时，她已将这看似平常的酸梅汤转化为时间的具象隐喻。液体的缓慢下坠与夜漏节奏的通感交织，构成了一种近凝固的压抑感，传达出曹七巧在漫长岁月中被困的心理状态。滴落的不只是酸梅汤，而是她情感的流失、内心的枯竭与日复一日的无望。它既反映出她生活的凝滞，也昭示出家庭氛围的静默腐蚀与情感关系的渐次破裂。

而与酸梅汤的“流动”相对的，是蝴蝶标本的“凝固”。玻璃匣中的蝴蝶“鲜艳而凄怆”，颜色上的矛盾正是曹七巧命运的写照。蝴蝶原本是象征自由、轻盈与生命活力的意象，但被钉死于标本盒中的它，成为无法逃逸的美之囚徒。这种被封存的生命之姿，仿佛也暗示了曹七巧少女时代曾拥有却无法实现的自由与情感，在生活的现实框架中逐渐退化为观赏性的幻影。季泽归来时的短暂情动并未真正唤醒七巧的温情，反倒让她在蝴蝶的“凄怆”中重新意识到幻灭的不可逆。标本的永恒也意味着情感的死亡，她曾试图留住的爱情，如蝴蝶的翅膀一般被定格于记忆之中，无法再动弹。

酸梅汤与蝴蝶标本形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的时间与空间结构：一个在缓慢流逝中折磨着人心，一个在凝固静止中封闭着生命。它们共同指向的，是曹七巧内心世界的冻结与情感系统的失衡。酸梅汤表现的是情绪无法宣泄的持续内耗，而蝴蝶标本则是幻想无法破壳的象征性枯萎。两者虽然在形式上对立，却共同塑造出人物心理困境的完整画面。张爱玲正是借由这种细腻的物象描写，将个体生命中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视觉化，使《金锁记》的情感层次在沉静中弥漫出强烈的张力，也在平时的物象中积蓄着深刻的悲剧力量。

## 四、金锁——符号化枷锁与伦理批判

“金锁”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意象，原文的描写使“金锁”从表面含义跳脱出来，展现出另一层深意：“金”是表面的光辉灿烂，而“锁”则是内心阴冷黑暗的象征；“金锁”便是女性美丽外衣下深藏的心理阴影。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象征，“金锁”这一意象将人物的命

运、情感与身份状态牢牢捆绑在一起。从最初作为婚姻中象征“荣耀”的饰品，到后来成为七巧内心枷锁的象征，这枚金锁的意涵经历了彻底的转化。它不仅连接着她早年因金钱嫁入家庭的身份起点，也见证了她在家庭生活剧变后心理状态的转折。在象征意义上，金锁是一种由物质利益所带来的束缚，它带来安全与地位的同时，也将个体圈限于无形的牢笼之中。

张爱玲以极具象征性的语言，将金锁由外在的装饰物转化为内心的精神枷锁。在下弦月的描写中，那轮“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无声地将金钱的沉重与心理的压抑合二为一。曹七巧的“金坠子”如铜钉般钉在门上，象征她被禁锢在一个无法挣脱的位置之中。她所拥有的金钱，不再是抵达幸福的通道，反而成为扭曲关系的工具。她干涉子女婚姻，拆解情感链接，将自身被动的命运转化为对他人的控制欲。这一过程中，金锁逐渐成为一个凝固而危险的象征——既无法卸下，又不断加深个体的隔阂。

在小说结尾，金锁的象征功能升华为整部小说精神结构的顶点。它不仅是人物情感发展的象征轨迹，也成为叙事闭环的视觉锚点。月亮的轮回、帘幕的遮蔽、酸梅汤的滴落与蝴蝶的凝固，共同围绕金锁构成压抑、重复与自我毁灭的图景。曹七巧最终未能挣脱的，不只是物质生活的牢笼，更是内心世界的锁闭。张爱玲通过金锁这一意象，将个人命运的沉重与情感关系的冷却深刻刻画，使《金锁记》呈现出一种凝视生命内部机制的深度张力。在这一系列意象的精密构造中，张爱玲展现了个体在亲密关系与社会结构双重张力下的心理异化。她并不通过直接的控诉或情绪化的表达来推动批判，而是以冷静、细致的物象描摹，将情感的冻结、欲望的断裂与命运的封闭编织成一个层次丰富的象征体系。这种叙事方式，既保留了文学的审美深度，又开拓了对人物心理与人生困境的深度洞察，使《金锁记》不仅成为现代小说中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凝练个体悲剧经验与时代心理现实的文化经典。

### 结语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以极具巧思的意象编织，构建起充满张力的叙事网络。她摒弃直白的批判，将复杂

情感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困境，不着痕迹地融入月亮、帘幕、酸梅汤、蝴蝶标本和金锁等具象事物之中。这些意象不仅串联起曹七巧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更是张爱玲叙事美学的精髓所在，承载着个体心理异化与时代精神困境的多重隐喻。

月亮以循环往复的形态，勾勒出命运的闭环，让人感受到一种无从逃脱的宿命感；帘幕则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在空间与心理层面双重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将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与权力结构可视化。酸梅汤的流动与蝴蝶标本的凝固形成鲜明对照，前者象征着欲望的涌动与时光的流逝，后者则代表生命力的禁锢与情感的冻结。而金锁从荣耀的象征逐渐异化为沉重的枷锁，见证了曹七巧从被命运摆弄，到主动操控他人命运，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全过程。这些意象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压抑与畸变的隐喻世界，既是曹七巧个人的悲剧，也折射出人性在欲望与现实夹缝中的扭曲与挣扎。

张爱玲对象象的创新性运用，彰显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她打破古典文学意象的固有含义，赋予其全新的社会心理内涵。在她的笔下，传统意象不再局限于抒情表意，而是成为剖析人性、审视社会的锐利工具。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让《金锁记》超越了单纯的女性命运书写，成为一部深刻反映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无奈与抗争的现代经典，《金锁记》可不只是写女性命运，它深刻地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既无奈又挣扎的状态，是一部公认的现代经典之作。张爱玲以冷峻克制的笔触，将对人性、命运与伦理的思考融入精巧的物象安排与象征体系之中，不仅展现出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更开辟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深度解读空间，使作品成为解读现代社会文化困境的重要文本。

###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张爱玲集流言[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 [2] 李涪. 《金锁记》月亮意象的多义象征[J]. 文化学刊, 2020, (06): 63-66.
- [3] 慕宜君. “金锁”是什么?——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意象之再解读[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 (10): 20-21.